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四○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字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諰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背書多以諰爲葸此又以諰爲息皆假借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

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盧文弨曰禮記齊作儕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先謙案師長也說詳儒效篇是王者之

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儷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卽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㑥荀子書多用㑥字脩身篇曰加㑥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㑥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㑥悍憍暴注亦云㑥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㑥㑥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冑司馬法作䩜又見議兵篇姚冶之容鄭衞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盧文弨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盧文弨曰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下皆寧，美善相樂。○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弨曰：宋本作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

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顧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兪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竝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盧文弨曰勉元刻作免古通用

聲樂之象鼓大麗之。盧文弨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爲物大音亦大也麗者方言三郭注偶物爲麗說文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皐鼓晉鼓皆兩面

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統眾樂爲君樂叶圖徵曰據鐘以知君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也五經通義曰鐘秋分之音萬物至秋而成也

磬廉制。先謙案廣雅釋詁廉棱也磬有剛棱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詳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磬之容節莫不廉棱而有裁斷也

竽笙簫和。王引之曰簫當爲肅言竽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

向傳曰雜遝眾賢罔不肅和是也竽笙肅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三句相對爲文今本肅作簫者因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筦籥似星辰日月今本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筦籥發猛。先謙案樂書集解引王肅曰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塤篪翁博。俞樾曰翁當爲滃文選江賦曰氣滃渤以霧杳翁博猶滃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瑟易良。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琴婦好以。郝懿行曰鼓天麗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終篇俞樾曰賦篇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歌清盡反。先謙案盡者復以盡之舞意天道兼

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郝懿行曰拊鞷禮論篇作拊膈其義當同又簫和與竽笙筦籥相儷亦皆樂器名所未聞先謙案簫和二字衍說見上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謘謘乎。盧文弨曰元刻無意字

譯說文作譯云訴詳譯也直內切元刻正同郝懿行曰此論辭意與衆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譯譯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弨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盧文弨曰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弨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弨曰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爲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

知其能弟長而

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盧文弨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侈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險衺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爲慝邪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注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

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盧文弨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郝懿行曰迨者及也注訓近則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盧文弨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郝懿行曰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為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字或作雖見漢碑盧前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

形，雷鼓之聲，尚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德道之人，有賢德也。○王念孫曰：德道即得道也。[illegible]篇民焉得而循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作德王官人篇小能而好大得進則書作德[illegible]楊說失之。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爲蔽。盧文弨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謂詞也。此句爲下十蔽總冒，作數於義爲短。王念孫曰：作故者是也。呂錢本並如是。注言數爲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爲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云云，猶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爲胡，俞說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

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爲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郝懿行曰斯觀無攷楚語云啟有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爲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己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爲上用也非或爲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爲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灊音潛○王念孫曰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

困夏南巢謂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歷陽縣故城在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淮南[illegible]貢[illegible]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鬲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為壽山之誤非也[illegible]巢楊州[illegible]不在廬州[illegible]縣[illegible]亢山[illegible]名[illegible]矣 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愼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愼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盧文弨曰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illegible]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蘙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蹌蹌蹌謂舞也
于栖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蘙
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
有凰有鳳秋[illegible]爲韻鳳心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
與心爲韻鳳從儿聲而與心爲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illegible]
改爲有鳳有凰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藝文類聚
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並作有皇有鳳[illegible]
昔人臣之蘙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
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
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
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
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慮文弨曰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
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
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
唐鞅蘙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

勝使辨居州傅王者兒孟于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爲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辨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爲唐鞅所逐奔齊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輜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驩又內儲說下云戴驩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爲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盧文弨曰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王念孫曰盧說非也知賢之謂

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顧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彊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

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文歷數鑒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鑒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請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

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失之

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愼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埶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埶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愼子意同下知音智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

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字無著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人盡於求利也下並同數者道之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為道所以為蔽也楊失其讀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盧文弨曰盡用矣盡嗛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埶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郝懿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

治亂義非二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傳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攷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爲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猶言不蔽於道之全體也正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篇云安知廉恥隅積亦以隅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積爲舊習誤甚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

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雖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妒賢害善○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人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illegible]以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妒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俞樾曰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妒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為問辭失之甚矣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

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盧文弨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爲之說王念孫曰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旣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壹也轉寫者亂之故此作壹下俱作一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爲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爲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爲志然而有所

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盧校作已所臧盧文弨曰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郝懿行曰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己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臧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荀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斷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為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胷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

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也○王引之曰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則下文而強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壹肆謂猶轉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人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塞蔽者○盧文弨曰元刻無大字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郝懿行曰見讀爲現現者示也論讀爲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

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盧文弨曰元刻論作聞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爲理材或爲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爲皥皥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盧文弨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顧千里曰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睪讀爲皥例之則此句廣廣爲曠曠也孰知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

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
○郝懿行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咸使
之中當作信而讀爲申荀書皆然陳奐曰案墨與默同楚辭
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故

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襍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
禁止則見襍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
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自
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離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
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
自見也物雖襍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何無禁必自見何楊失其讀

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
一而不貳若襍博則惑○盧文弨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
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汙注
精當爲情此荀書精情互通之證

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
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盧文弨曰注
卷耳苓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
改作枲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爲訓耳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寘易滿之器以懷人寘
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

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寘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之意郭嵩燾曰荀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推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貳王說非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弨曰案此句當在不可

以爲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篇檝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弨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爲志發言爲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爲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逼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王念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竝同義**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爲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尙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尙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䖟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郝懿行曰鬚古止作須今俗作鬚理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云骨體膚理是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鬚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弨曰庶理宋本作麤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著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

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竝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譌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爲相[illegible]隸書桑或作乘乘或作乘[illegible]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illegible]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爲覘曾子言有入覘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盧文弨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

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竝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其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荊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爲庾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眞援弓而射之也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蝱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其寢臥而焠其掌若

剌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爲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爲微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焠掌則及身矣蚊䖟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郝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此承上蔽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荅以未可謂微也楊郝說並非**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如舜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爲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迹淸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淸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也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循與理會故事從其欲猶如尘后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言從心所欲

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爲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

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郝懿行曰恭則虛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楊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爲通通楊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illegible]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淸淸明審也吾慮不淸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后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后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

伏又誤伏為後耳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门註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似圭故以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閤閨為宮門之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楊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眴眴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眴眴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眴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術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

猶愼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能致風雨者也其爲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盧文弨曰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慌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郝懿行曰感讀爲撼解已見議兵篇玄讀爲眩荀書皆然王念孫曰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下事敗正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閒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爲無也有無謂以無爲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己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

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爲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痺擊鼓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愼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 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凝。郝懿行曰疑止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凝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爲凝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爲凝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 貫習也浹周也子叶反或當爲接。俞樾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竝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

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浹此亦當爲挾作浹者後人所改學○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而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所以爲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弨曰法其法元刻作沿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卽涉上類字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爲君子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
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甚其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
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
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王引之曰
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
人知則攫盜而漸[illegible]情故曰有知非以慮是
則謂之攫脩讀為滌[illegible]謂滌蕩使潔清也
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illegible]
[illegible]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攫有勇而不以持是
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脩蕩是
則謂之智[illegible]
[illegible]
言是則謂之詍也楊說皆失之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眾以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
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

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邪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

滑亂也音骨[illegible]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唯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illegible]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恥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虞注並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呴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呴盧注曰呴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illegible]傳詬謂爲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illegible]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illegible]淮南氾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謑詢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謑恥也或作謨詬謑詬恥也或作詢讀雜作楊注以謨詢爲詈辱亦失之俞樾曰大元元瑩篇箝知休咎范望注曰箝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

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愼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爲曠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按能讀爲而曠焉而棄之謂遠棄之也[illegible]古多以能爲而說見釋詞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追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可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憐讀爲吝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惜之心也皆明不爲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

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爲成以隱蔽爲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謙案注中四爲字皆當作而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誰君言其色蒼蒼然無所猶指鹿爲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弨曰正文墨以爲明元刻明作朙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蓋嫌親離趙高欲爲亂以青爲黑以黑爲黃民言從之謠覩禮此正上幽下險之事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弟十五

荀子卷第十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王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卽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曲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儷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

郝云山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爲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是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爲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 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爲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散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儷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性當爲生亦後人以意改之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

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 僞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爲矯拂其本性也

○郝懿行曰荀書多以僞爲爲僞楊注訓僞爲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與此能爲之爲倶可作僞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盧文弨曰此僞字元刻作爲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眞僞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講

正利而爲謂之事

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

正義而爲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樾曰廣韻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盧文弨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明藏於心有合者遇物而形下兩稱之能同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智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才能也○盧文弨曰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

能有所合謂之能

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郝懿行曰案楊注能耐古通此語非是楊既知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卽如上文二知二

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僞爲之例也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竝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亦未見所出旣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讀運然則鄭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又云耐或耏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爲二知二能竝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讀智能皆如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

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先謙案節猶適也說詳天論篇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晗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日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愼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

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文弨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卽其證先謙案爲與僞同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顧千里曰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先謙案誦數猶誦說說見勸學篇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

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楊注未晰**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爲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爲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株臍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郝懿行曰玄即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爲胡涓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楊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紐句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

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爲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弨曰注末名也下言上宋本有各爲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illegible]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王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聲音

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也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眾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泠倫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眾聲之異者也○盧文弨曰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俞樾曰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為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篇廣韻竝曰談戲謔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竽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竽當為調節竽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為竽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檀弓篇品節斯疏節制斷也是節為制也調者說文和也聲音之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曰調節與清濁同為對文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楊俞說皆非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眾味之異者也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盧文弨曰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

非辣氣觸鼻之謂酉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真部不得言氣酉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庮字之誤庮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饔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庮先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說文庮久屋朽木周禮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曰內則注曰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僖四年今左傳作蕕杜注蕕臭草羶腥臊漏庮並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庮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爲署氾之醶氣亦失之

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

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汩同鈹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爲鈹傳寫誤耳與謬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

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

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僞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楊注非

心有徵知

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爲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

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大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為五官之謂因五官謂為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類上言五官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大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泯聯矑[illegible]郭嵩燾曰王說非也簿猶記錄也心徵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徵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為衍文**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

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注復名宋本作復名案復亦與複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謂單名複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複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爲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爲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共則有共之有讀爲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有時而

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外臘作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豬餓稍頤賤羅楠黝雉鸃馬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貌鸕鷀又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楊說皆失之俞樾曰此偏字乃偏之誤上云偏舉之乃普偏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偏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俞說是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大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凡楊必當有注矣

名有固善徑易

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鬬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

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illegible]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綦孰者何也體觀觀其孰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謂者觀其何所謂也楊讀孰爲熟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卽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卽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爲平奚爲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爲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爲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令山淵平之說以高爲下以下爲高若觀其精孰得謂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以爲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則驗其所緣以爲同

異而謂使不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爲辭受荀卿此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爲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卽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爲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若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郝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明君臨之以埶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

化道也如神辨埶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埶也辨埶謂說其所以然也○盧文弨曰以注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埶乃辨說之訛注埶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訛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埶今繙謝本者竝作辨說誤據虞王本改正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爲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爲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配偶也○盧文弨曰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爲知名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論當為諭字之誤也[illegible]諭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

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

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辨說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illegible]奐曰工宰者上官也官宰猶言主宰讀[illegible]館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失之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

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人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王念孫曰：楊說質請甚迂。質，本也。[illegible] 請讀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illegible]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俞樾曰：楊說冥窮之義甚為迂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

物窮如也聘禮鄭注作物窮是其證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不以眾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眾人○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冶字之誤也不冶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祆辭以惑眾人之耳目也㛊嫿見冶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冶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冶即蠱惑之蠱也不冶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不求夸眩於眾人則所見本當是冶字若是冶字則不得言夸眩於眾矣以是明之不賂貴者之權埶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埶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也僻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

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爲利○俞樾曰楊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敖從出而今譌爲敖賣從出而今譌爲賣是也咄者詘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詘之爲咄吟之爲訡嘖之爲請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何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有稱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

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爲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諮諮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疏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賾同深也諮諮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疏略深則無統類又諮諮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爲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

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爲有欲者所困也

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

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爲多欲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

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避雖附教爾雅死下文性之具也卽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日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爲之說亦非也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

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凡人之情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弨曰宋本注多贖字今刪正。俞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若無待字則文不成義俞說非

下同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爲之節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因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卽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擿其眞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俞說皆非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 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卽

以上生死明之所欲有過於生而動不及於求生者心之中理止之也故欲雖多不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闘很亡身之類心之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寡無止於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爲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弨曰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竝作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

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盧文弨曰注賤者舊本作貴賤訛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背

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
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
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
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
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
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
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
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
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
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
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
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
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
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

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斯須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仰輕縣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

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

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顧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爲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爲嗛於志嗛口簟反○俞樾曰平乃席名故與簟並言說文艸部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

名釋牀帳曰幬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茲可爲證

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甓以爲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也得問當爲得閒貼見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慊即使暫時得閒而慊之而其不慊者仍在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爲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盧文弨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俞樾曰無足謂刖者也乘軒戴絻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跉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未得其義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己爲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

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之履麤麻屨也。盧文弨曰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廬庾爲屋室葭稾爲席蓐皆貧賤大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樸之机筵也。王念孫曰以廬庾爲屋室而云屋室廬庾則文義不明且與葭稾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稾蓐於義爲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蘆簾稾蓐謂以蘆爲簾以稾爲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庾蓋蘆簾之誤[illegible]稾蓐與蘆簾對文則稾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即蘆也又與蘆相複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爲天下必多爲己之私和樂少矣。王念孫曰和當爲私字之誤也[illegible]言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爲和而移入之楊所見本蓋不誤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

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盧文弨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恉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己治人之指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潰矣

荀子卷第十六　終

荀子卷弟十六